

奇 精 忠 傳



續 編 第 二 集
上 海 益 新 書 社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四版

武斷

奇俠精忠
武斷
硬說沒這八宗

定價大洋六角

著者 玉田趙煥亭

發行者 莫釐錢愚欣

印刷者 益新書局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上海家園
東路一號
洋房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分發行所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世界書局
北京 大東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大成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二目錄

- 第一回 梁老僕愛主顯丹心 陳二官惑邪入白教
- 第二回 逞歪才險士著新書 聞瑣語義僕傷主業
- 第三回 鬧教壇紅英繼位 坐酒樓馬勝逢豪
- 第四回 赤手紛紛一場廝打 紅腮喁喁兩地相思
- 第五回 假惺惺田祿探病 真憤憤國安偵奸
- 第六回 訴病狀陳敬覺甘鳩 窺秘戲馬勝吃寡醋
- 第七回 田祿怒打醜厮兒 紅英巧用脫衣術
- 第八回 遭誣昭義士入囹圄 解報恩許婆探衙署
- 第九回 探囚牢夫妻慷慨 換獄舍郎舅猖狂

第十回 許爛腿大鬧蕭王祠 梁國安夜奔槐柳院

第十一回 國安越獄復主仇 馬勝貪淫遭狙擊

第十二回 紅英奮勇追壯士 許牢荐客赴京營

第十三回 脫樊籠僑裝亡命 聞警信泣血尋仇

第十四回 義動鬼神初飛霜鏢 聲深天地一闋蓮花

第十五回 埋俠骨靈感青楓枝 來奇士隱覘白蓮教

第十六回 說妖婦改判白衣經 開亂兆大煉修羅法

風雲
際會

奇俠精忠傳續集

第二上

玉田 趙絨章著

第一回

梁老僕愛主顯丹心 陳二官惑邪入白教

且說王立猷哈哈一笑。正要講話。只見一僕人趑入。手持兩封信。扎呈上。立猷一看。却是本地鉅紳。給馬勝關說的。立猷一想。自己縱妾祈子。於官箴上就不彷彿。倒莫如糲糊糊消掉此事。於是登時將馬勝釋放。並加禮貌。當時陳敬聽吳興禮說罷。一笑各散。便信步逕向演武院。却聽得小二笑道。娘娘這撒手刀法。真個斂利。紅英笑道。這一着兒。只有俺冷表弟還來得。（念念不忘）你看馬勝蠢牛似的。（却有椿不蠢哩）恨不的教俺把着手教他。（一語已將馬勝膩爛紅英情狀描出）那一天竟爬在俺腳下。涎着醜臉子。只管磕頭。小二唾道。可不是麼。再沒有他討厭的。俺就不待見他。今天真

是日從西出。他們竟沒來起膩。娘娘你這平底硬幫鞋兒也該換換咧。前天俺娘（指梁媽媽）命俺作雙鞋兒。要送與朱仙娘。俺看仙娘的鞋樣兒的大小。便如娘娘一般。娘娘便先穿了。不好嗎。（瑣瑣閒語。却已牽攏了兩魔頭。奇絕。）紅英笑道。俺可怕折壽煞。一個人穿仙娘鞋子。有那福分麼。（那知正是仙娘替身。）便是梁媽媽。竟敢叫你給仙娘作鞋兒。真真胆子不小哩。）又透不滿梁方之意。）小二道。俺娘是悄悄教俺作的。俺真是受枷板氣。還須隄防着國安發愷性。他爺兒倆個。但聽得朱仙娘三字。便槪嘴哩。紅英笑道。你也特煞的膿包。難道國安便吃了你。（閒閒一語。已爲擺佈陳敬伏線。非善讀者。莫解筆妙。）陳敬逡巡之間。已見紅英衣襟一宕。早到院門。正這當兒。只見老僕梁方。一張臉氣得紅蟲一般。隨後蹶來。向陳敬道。主人今天可也曉得那馬爺爲人咧。這種人理應謝絕他纔是。方纔吳爺一番話。

梁方早有耳聞哩。原來梁方近日在街坊上。聽人議論馬勝那段事。還沒暇向陳敬說。今日可巧在牕外聽得吳興禮述說。所以跟陳敬來嘮叨。當時陳敬只笑道。俺都理會得。但馬（句）正說着。恰好紅英合小二。翩然蹩進。梁方正在氣頭上。一看紅英。打扮得跑馬解的一般。本就不是意思。又見小二笑吟吟捧刀隨後。不由劈頭便槩道。你那糊塗媽（指梁媽媽）好沒正經。俺怎的命他囑咐你。等閒價不必到此踢跳。難道他不曾說給你麼。小二嚇得臉兒通紅。便道。今天院內沒人。所以娘娘叫俺跟來。練練刀法。紅英一膘梁方。不由臉兒略沉。梁方也便不敢多說。只垂手站在一旁。俟紅英蹩過。又合陳敬嘮叨半晌。方悶悶趨向已院。一肚皮土釐火。正沒處發洩。剛一脚踏進院門。便聽得梁媽媽笑道。咱娘娘腳兒。比朱仙娘還瘦些兒。先穿這雙鞋也使得。你再給仙娘慢慢作罷。可有一樣。連國安一般是槩種。只瞞過他爺兒

倆就得咧。真也古怪。咱襄陽那一個不信朱仙娘。偏他爺兒倆。聞得朱仙娘。便烏眼鷄似的。妖婦倡根的亂罵。有一天娘娘還戲說要入教哩。俺看他爺兒倆。搯到那裏去。梁方一聽。不禁氣往上撞。緊走兩步。一掀簾兒。便視梁媽媽。四平八穩的坐在榻上。手內拈起支鳳頭鞋兒。正在端相。小二却低頭貼在一旁。猛見梁方。剛道得一聲爹來咧。梁媽媽一驚。趕忙將鞋子。藏在屁股底下。梁方乘怒。劈面便唾道。你這婆子。不正正經經教導孩兒們。却鬼鬼祟祟弄這個。難道朱仙娘是你前世的歪刺媽。你便想着法兒去孝敬他。送衣咧。作鞋咧。亂成一片。這還罷了。爲甚的教孩兒們瞞着我呢。這都是你當老人家的教導孩兒麼。哼哼。咱主母不入教便罷。只要說入教。你看我先毀掉你哩。水兒怕浸。火兒怕煽。你這老婆子。便是個是非由子。梁媽媽怒道。你這話。通似放屁。俺幫你一輩子。有甚過犯。犯在你手。你便動不動排大姪似的。

排揎人一場。敬神拜仙。懸袍掛匾。也是婦人家常有的事。一不作賊。二不養漢。便響噹噹對的住你。不過因你槪聲喪氣。俺不待價看。苦瓜臉子。有點事。背着。你倒樣上來咧。說着氣得顛抖。大聲向小二道。媳婦。你快給朱仙娘作鞋去。俺沒本事對付別人。梁國安須是俺兒子。他若聲顙。都有俺哩。一席話。夾七雜八。梁方一聽。氣得渾身亂抖。不容分說。一把揪住梁媽媽。小篋兒。向下便拖。小二方趕忙去勸。只聽咕咚一聲。梁媽媽大叫栽落榻下。方罵道。你這老東西。梁方手起拳落。只管向梁媽媽臀背之間。砰砰亂打。梁媽媽哭掙道。你是好些的。打煞我。說着猛一揚手。嚓啷一把。梁方臉上。登時長血直流。於是氣如山湧。拳如雨點。小二急得怪哭。冷不防爬在梁媽媽背上。梁方憤氣之下。只是蹂脚。正這當兒。梁媽媽嘶聲一叫。老寒腿一伸。拍一聲。被梁方蹂個正着。上年紀的人。奇痛連心。頃刻一聲喊。當即昏去。梁方急切間。

還罵道。好好我讓你孝敬朱仙娘。一言未盡。小二大號起來。梁方一看梁媽媽。不由又是一股急火。一口氣舒不來。兩眼上翻。老腿一軟。吭哧聲也跌坐在地。小二一望。越法怪哭。正這當兒。國安飛步搶入。原來他也聽得人講說馬勝那段事。並朱仙娘許多曖昧事。氣悶悶剛盪轉。却正逢老兩口置氣。於是國安急不暇問。夫婦分頭拍喚醒梁方等。那梁媽媽竟一絲兩氣。委頓不堪。梁方還氣得只管哼哼。一見國安。竟自掉下淚來。（別有傷心事也）長歎道。你看咱家。就沒個好氣像咧。你媽稍爲明白點。何至於（句）咳咳。國安聽到此。却見榻上有雙新女鞋兒。當時也不暇問。便趨扶梁媽媽。不由淚落。梁媽媽哭道。兒呀。你不須扶我咧。死掉到乾淨。說罷數數落落。將方纔置氣之故。說了一遍。國安不敢插嘴。便忙服事梁媽媽。呻吟臥下。一面命小二速備湯水。並取止痛藥來。梁方望得心煩。恨恨自去。那天色也就晚將下來。不

題這裏。人仰馬翻。且說當晚。陳敬晚飯罷。蹇入內室。只見紅英穿一身窄利衣襖。斜鞦香鬟。正就紅燭下。拂拭那刀。一見陳敬。漫笑道。今天演武院中。却清爽的狠。小二也好笑。他竟要學那撒刀法。學了半晌。通不成功。倒遇着他公公。槓了一陣。陳敬笑道。理他哩。那老兒就是這不得人意的脾氣。紅英微哼一聲。依舊用乾布竭力拭刀。燭光之下。宥得兩支耳環。閃閃鑲鑲。趁着玉面櫻唇。好不丰彩。燈下觀美人。本就動人。何況紅英俊爽之概。非同尋常。於是陳敬喜孜孜坐在對面。望了他。通不轉睛。紅英一抬眼皮。却笑道。你那個老管家。（指梁方）幾時放掉的你呀。他槓着鬍子。嘮嘮叨叨。又向你上甚麼十大條。陳吶。陳敬望得入神。只一聲不響。紅英唾道。難道你聾咧。陳敬笑道。我何嘗聾。那會子你合小二在演武院笑說馬勝。俺都聞得。便是梁方合我嘮叨。無非也是說馬勝罷了。紅英詫異道。馬勝怎麼咧。陳敬笑道。怎麼不

怎麼那厮好笑的緊哩。紅英笑道。人要長個醜臉子。便是笑話招牌。陳敬道。喲。你道他醜。人家知府的姨太太。還拿他當香額額哩。說罷。蹙進身。哈哈大笑。紅英摸頭不着。滴溜溜俊眼亂轉。便笑吟吟拉定陳敬道。他倒底有甚麼可笑哇。陳敬爲人。本有些大裂裂。當時覷定紅英俏龐兒。只是憨笑。便道。不說罷。那厮真沒人樣。再者你們女人家。聽了笑話。見了人家。便忍不住笑。單是忍不住笑。倒還不錯哩。被他揣悟到自己醜事。須不相宜。紅英一聽。越法要問所以。恰好婢女等蹙進鋪陳臥具。於是兩人將話遏住。須臾吃罷。一回茶。夫婦相與就寢。不多時。便聞深幃中。呢呢笑語起來。但聞陳敬又說。又笑。紅英悄唾連連。却一面吃吃的笑。少時道。俺不信你瞎胡說。就說他如此沒人樣。陳敬低笑道。你不信。便罷。你是沒見過罷了。若要據那吳興禮說來。仙娘能媚少年。就在這點子上。馬勝偏能中他意。不然知府姨太太。會喜

他麼。紅英笑吟吟的道。甯不須說咧。俺就不信。連朱仙娘。竟那等的沒正經。陳敬笑道。薑是老的辣。至於馬勝那廝。沒人樣的。你不記得。我曾向你說過麼。這應陳紅新婚時。一番私語。紅英聽了。越法笑道。你倒是老疴猪。記萬年糠。誰有心情。記那些沒要緊的呀。於是枕席風情。十分款洽。好笑陳敬沒正經。胡咀蛆。這一來。不打緊。紅英既聞馬勝偉男。又聞得朱仙娘許多浪宕取樂之事。登時一點芳心。胡思亂想。陳敬如何理會。當時見紅英格外興濃。還以爲自得奇趣哩。從此紅英待馬勝。親近許多。按下慢表。且說梁媽媽。本是年老病身兒。合梁方打架後。又着了氣。不知不覺。一頭病倒。醫藥無效。堪堪飲食不進。梁方等慌了手脚。梁媽媽昏憒中。還念誦朱仙娘。梁方大怒。賭氣的不去理他。越法將酒破悶。吃得半酣。便罵仙娘。一日紅英來看梁媽媽。恰值梁方對了國安。又言三語。四的發癡氣。紅英不悅道。你這老人家。便

是慳性。可也有個時光。如今梁媽媽堪堪待死。俺又在這裏。你只管牽藤蔓。罵那仙娘怎的。梁方乘氣慳道。主母不須管。只要梁方在一日。咱宅中人。休想提念甚麼仙娘。紅英冷笑道。這宅中人三字。未免籠統些罷。說罷拂袖而出。(伏線)當時梁方等。也沒在意。又過了三兩日。梁媽媽堪不支。國安小二衣不解帶。齊頭半月餘。沒出院門。小二割臂煎藥。也是無效。這日傍晚。梁媽媽稠痰上湧。氣息喘促。小二忽想起演武院內後牆下。有一種野草。形類羊奶花。頗能清痰。便趁空兒。拎把短鐮。匆匆覓去。一望院門。却關得結實。實實推了推。却紋絲不動。暗想道。一定是主人家。因梁媽媽鬧病。心下發煩。準是這些日。院中沒人。所以由內反鎖咧。俺不如跳將進去。省許多事。想罷。順步跑向院後牆。一躍而入。方分花撥草的來。至後軒榻外。只聽馬勝笑道。呵呀。爽俐得緊。俺不是當面奉承。那朱仙娘。究竟過了年歲。只好給你拾鞋。

哩。你還沒得仙娘內媚工夫。便已如此。倘再得他傳授。越法要得人命咧。有這等天大的妙機會。你如何呆在家裏。不去入教。憑你這十全的材具。一入教。真是前程無限哩。紅英笑道。俺何嘗沒心事。只（句）馬勝道。俺懂得咧。準是只碍着梁方。他左不過是個老奴。好便好。不好攆掉他。沒事一大堆咧。紅英笑道。不要忙。反正咱兩人好在這裏。還愁不入教。合你在一搭兒麼。說着嘖嘖的嘴兒亂響。紅英道。你別涎臉咧。今天梁老媽媽子。病得待死。俺還須早回宅去。於是蓮步響動。小二這一驚。非同小可。趕忙一伏身。鑽入叢花。便見紅英合馬勝。笑嘻嘻携手而出。那紅英鬢雲微亂。春靨猶在小脚兒剛踏出軒門。便推開馬勝。星眸四望。然後向後牆一弩嘴。低笑而去。這裏馬勝顛頭播腦。嘻開一張蛤蟆嘴。迷齊着兩支蛇眼睛。聳起個回回大鼻頭。只管向空咻咻的似嗅餘香。又似驢子聞騷兒。（描寫刻甚）直待紅英悄影兒

蹶近院門。他還酣望得意。直將小二驚氣得眼睛發黑。百忙中就要提鑰去斫馬勝。正這當兒。只見馬勝笑迷迷蹶進叢花。撩起長衣。解褲便溺。小二覷得親切。暗暗咬牙。方憤氣潮湧。想作手脚。忽隱隱一陣哭聲。送入耳朵。仔細一聽。竟是國安。這時馬勝業已口內哼唧着小曲兒。奔向後牆。一躍而出。於是小二心忙意亂。不暇他計。更不顧再尋野草。情知梁媽媽不中用咧。便如飛跑向院門。號泣而回。一看國安正在擗踊大哭。梁方一面揮淚。一面還頓足道。你信敬了仙娘一場。原來也會死哩。（概性如畫）這時宅中婢僕。早都趕到。須臾陳敬蹶來。十分太息。大家便七手八脚。將梁媽媽裝殮停當。擇日安葬。不必細表。只有紅英。一總的沒照面兒。衆婢僕都暗覺主母心恨。國安熱服在身。自不便入宅服役。便是梁方。因喪事忙亂。入宅時光。也稀稀的。這其間。暗含着却得意煞個馬勝。不消說曲盡媚豬之技。兩人既新歡乍結。

按理說。陳敬一方面。自須冷落。那知紅英。別具深心。不但待陳敬情意轉濃。並且撥雨撩雲。恨不得夜不虛度。便將先前在慧照寺所得的甚麼散春愁。咧。益陰丸。咧。一古腦兒。施展出來。補助興致。好笑陳敬。呆瓜似通不覺察。只圖歡娛。不顧性命。（爲陳敬療疾伏線）這時紅英已大動入教之意。陳敬本是個計較的人。當不得內而紅英。外而馬勝。兩張利口。痛讚白教許多好處。因此心下。也有些動動的。紅英趁勢道。刻下官吏。專以漁肉富戶。咱雖一時怕不着他。爲長久計。總須厚植勢力。纔是你看刻下白教。蔓延三省。好不興旺。教中團結之力。甚是偉大。咱一入教。一來官中不敢欺壓。二來教中極有能人奇士。咱夫婦既以任俠自命。正該趁勢結納哩。便是前月裏。咱某處木廠分行。生生被貪官因報稅數目。稍爲不符。竟勒罰了一筆鉅款。要是咱們入教。再不會有這等事的。陳敬聽了。不由連連點頭。這且慢表。且說小二。